

獻給我自己！

## 第一章

十一歲兩個月又二十一天

「我刺青嘍，猜猜是什麼圖案？」

「長頸鹿？」

「刺在腳踝上？」

「好啦，大象。」

貝絲碰了碰我的手臂。

「別這樣嘛，喬伊，」她說：「你根本沒有認真猜。」

「對不起。直接給我看？」

她笑了笑，拉起所有訪客（包括家人）都得穿的連身防護衣右腳褲管。

「最後一次機會？」

「蜘蛛人？」

「不對啦，」她哈哈大笑，「等你再大一點，就可以刺蜘蛛人了。」

我們看著對方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她常常對我說抱歉，我也總是告訴她沒關係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但是現在，

我們卻只是看著對方，然後眼神又瞟向別處，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。

她拉下襪子，我目不轉睛看著那個灰灰紅紅、中間又帶點藍的刺青。

「看起來像一團髒髒的東西。」

「是斑鳩啦！……而且有點癢。」她用力抓了抓那隻斑鳩，我差點兒以為它會被搥掉。我對姊姊搖搖頭。貝絲蓋上刺青，站起來，我們肩並肩站在那臺每三十秒就會發出嗶嗶聲的生理監視器旁邊，看著對面灰色的巨大建築物，陽光映照在玻璃窗上，屋內所有的人都坐在自己的桌子前，盯著電腦。我看著他們進來，也看著他們離開，夜晚和週末則是看著那些空空的椅子和昏暗的光線，直到星期一所有的人又回來為止。

冷氣機發出喀啦聲響，將冷空氣吹到房間的每個角落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貝絲問我還好嗎？我點點頭。

「外面太熱，這裡又好冷。」

「熱到柏油都要融化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，還沒熱到那種程度。」她笑了笑，然後伸出手臂摟著我，我們站著望向窗外，看著飛機掠過那些高聳大樓的上空，穿梭在通往希斯洛機場的航道上。那是我現在唯一能看見屋外景色的窗戶。以前還有一扇望向走廊的窗戶，可以看見醫師和護理師走來走去。可是有一天，維修人員用一種可以附著在玻璃上

的特殊白色漆料遮蔽了那扇窗戶，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，他們說是為了隱私，我告訴他們，我連他們說什麼都聽不到，他們笑著說不是那個意思。可是我不想要更多隱私，因為我已經夠多了。

貝絲非常輕柔的抱緊我，因為只要用力過頭，就可能在我身上留下瘀青。我很高興她不怕觸碰我。每次只要醫師為了檢查或協助而必須觸碰我的時候，他們都會像捧著玻璃似的抱我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有貝絲在很幸運的原因。她說，有我在她也覺得很幸運，因為如果我不在了，她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。有時候，她才剛離開，我就會忍不住猜想，如果我不在了會怎麼樣？她可能會交男朋友，和他膩在一起，或是更常和朋友相約出門，也不必在大學上課時提心吊膽。可是她說，她很開心能把自己的時間花在這裡陪伴我。

屋外有個穿著灰色連身工作服的男人，拎著一只咖啡色袋子，走過辦公大樓的屋頂。他穿梭在黑色桿子和銀色管子之間，檢查著排水槽中的捕鴿籠，然後從袋子裡拿出一把小刀，彎下腰，打開籠子，抓出一隻鴿子，用刀劃破牠的喉嚨。

貝絲撇過頭去。

「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敢看。」她說。

「還好啦，也沒那麼糟。」

我們轉過身，走回床邊，和緊急氧氣輸送瓶以及上面閃爍著紅色燈光和綠色

數字的灰色生理監視器擦身而過。

心跳：79

體溫：37.4°C

房間溫度：18°C

溼度：7%

空氣純淨度：98.5%

空氣純淨度無法達到百分之百，是因為她在房間裡。

我躺下來，貝絲也擠進我的床，我們一起看電視，伴隨著生理監視器的嘩嘩聲響，還有房間各角落的感應器每秒鐘發出的閃光，我的心跳和體溫，都會藉由身體上的感應器透過藍芽傳送出去。房間外傳來隱約模糊的腳步聲，我聞到自己不能喝的咖啡和不能吃的食物味道。我和貝絲索性不看電視了，我滑開平板電腦，點出電子書和雜誌（因為我不能接觸紙本書和刊物），貝絲聽著音樂，直到五點鐘我的食物送來為止。那是我的超級英雄能量食物，真空密封在銀色的錫箔紙袋裡，稱不上美味，卻能夠提供我能量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讓我活著。我打開錫箔紙袋，吃那些乾乾的牛肉和米飯，看著屋外的天空漸漸由藍轉灰。

七點鐘一到，貝絲起身，親親我的額頭，然後走過我那張西奧·瓦科特<sup>1</sup>的海報，走向房門，一身白色的防護衣讓她隱身在牆壁中，有點像《驚奇四超人》

中的隱形女。她按下呼叫按鈕，等待。真不希望她離開，她不在這裡，就覺得夜晚好漫長。門開了，她回頭看著我。

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再來，」她說：「我得寫論文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「也許後天。」

她又笑了笑，然後輕巧的從門縫間滑出去，彷彿不想把門開得太大，以免讓細菌趁虛而入。我看著那扇白色的門，想像在門另一側的她，在消毒區脫下防護衣。她會穿回自己的衣服，拉掉綁在頭髮上的橡皮筋，然後和護士說說話，看一看我的數據圖表。貝絲說她很喜歡看那些圖表，不僅是因為那些圖表和我有關，更因為它們可以幫助她在大學裡學習成為一位醫師。她很快就要展開為期一年的實習了，她說，她不确定自己什麼時候開始，要去哪裡，只知道還沒有要去。

我走到窗邊，低頭看著下方的她，穿越壅塞的汽車和公車過馬路。她抵達對街時，便轉身仰頭看著我。我笑著向她揮手，她也向我揮手，然後便倚著牆低頭看手機。她常常抬起頭，發現我還在看她時，便搖搖頭，接著大笑。我把頭靠在玻璃窗上，感受它在我額頭上的冰涼感。

我開始頭暈。在血液從鼻子一路流到嘴唇時，我的舌頭也嘗到了金屬的味道，我一口嚥下。剛開始，血只是滴在窗臺上，接著便開始噴濺。我用手指捏住

鼻子，想要抑制它往外流。貝絲揮揮手，公車來了，遮隱了她的身影。我很想看著她離開，雙腳卻不停的顫抖，而且愈來愈麻。我雙手撐著窗臺，血流得滿手都是，而且滴在我的汗衫、褲子、暖氣機和地板上。灰撲撲的大樓像是籠罩在霧裡，熙來攘往的車輛也漸漸模糊不清。我需要回到床上……我需要回到床上，生理監視器就在手邊了，我倒在床上，按下紅色按鈕。

我側躺在床上，葛雷用一隻戴著手套的手捏住我的鼻子。

「沒事了，」他說：「你沒什麼大礙。」

我努力擠出笑容，他也對我笑一笑，然後輕輕鬆開我的鼻子，按下按鈕，讓我的床立起來。

「拿著，」他遞給我一塊紗布，把我的手扶起來放在鼻子上。「按住這裡。」我的頭腦漸漸清醒，環顧了一下整個房間。

「真抱歉，把這裡搞成這樣。」

他笑了笑。「沒關係，老弟，把頭稍微向前傾。」

他為我量了一下脈搏和體溫，另一位我不認識的護理師看著生理監視器。她喀噠的按下一個鈕，便馬上出現嗡嗡的馬達聲，一股冷風瞬間灌出來，我又覺得冷了。葛雷回到我身邊。

「讓我看看。」他說。他把我的手從鼻子移開，擦擦我臉上的血漬，再給我一塊乾淨的紗布，讓我重複剛才的動作。

「你做太多事情了。」他說。

「講太多話嗎？」我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滑稽，因為我捏著鼻子。

葛雷笑了，我也想笑，可是怕一笑血又會流出來。

「對啊。」

我看著汗衫、褲子和床上的紅色血漬，然後視線又隨著血跡一路飄回窗戶。玻璃上還留著一片紅色汗漬。葛雷擦擦我的額頭。

「我告訴你，喬伊，我一點都不在意那些汗漬，但是『這個』必須掛在你的脖子上，而不是床上。」

「抱歉。」我拿起緊急呼叫按鈕。護理師問葛雷能不能自己處理，葛雷點點頭，然後那位護理師便向我笑一笑，就離開了。我稍微向後仰躺，葛雷走進我的浴室，出來時手裡拿著一套睡衣。我把手鬆開鼻子。

「不錯嘛，老弟，」他說：「等你好了，換上這套衣服。」他放下手中的睡衣，又走向浴室。我聽見水聲，聞到消毒劑的味道。葛雷提著一個水桶出來。他擦拭著窗戶的血漬，我則是把雙腳晃下床緣，脫掉身上的汗衫。

「也許你今晚應該放鬆一點，好好休息，別再看電腦或其他東西了。」

我穿上睡衣，低頭扣著扣子。我白皙的身體上有個紅斑，因為那裡滲血了。我今天晚上不想洗澡，因為我連站都站不穩。葛雷搖搖頭，他知道我不愛洗澡。「我什麼都沒看到喔。」他說。

我笑了，扣上最後兩顆扣子，換上褲子，葛雷繼續拖地板。

他清理完後，回到床邊又為我做了一次檢查，看了那些機器好一會兒，才放下百葉窗，調暗燈光。

「老弟，來點音樂嗎？」他問。

我點點頭，他走向我的筆電，點開 Spotify，可是聲音小到我幾乎聽不見。我請他調大聲一點，他說已經夠大聲了，接著便走向房門。

「我一個小時後再回來看看，說不定可以陪你坐一會兒。」他說。

「你現在就可以留下來啊。」

他看著我，像是在說他雖然很想，卻有人拉著他的手臂，要將他拖出去。

「老弟，如果你還沒睡的話，」他說：「我一個小時後再來。」

我將手伸到床邊想拿電視遙控器，葛雷搖了搖頭，留下我獨自一人。就在那時，我放在床頭櫃上的手機發出嗡嗡聲響。

喬伊，保持😊。我明天會來。

我笑了，她本來說後天才會來的。

我打開電視，飛快的轉換頻道，大約五分鐘後就關掉了。我躺在床上，盯著天花板，空氣中混雜著音樂、嘶嘶聲響，還有人們穿梭在走廊間的脚步聲和竊竊私語。生理監視器的燈光像夜晚的飛機般閃爍著。不知道貝絲在做什麼，又和誰在一起。我希望她就在我身邊，但我最希望的是，可以和她待在她的公寓裡。我們可以一起吃洋芋片、喝可樂，看電視上的超級英雄片。可是我不能去那裡，我甚至連走到街上都不行，因為我只要一踏出這個房間，外面世界的細菌可能會要了我的命。

1. Theo Walcott · 英國職業足球員。